

民族电影： 走向世界的一种新可能

——记第二届北京民族电影展

□本报记者 明江



由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中国电影资料馆共同举办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民族电影展”于5月底正式启动。为期一个多月的展映期间,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将以“高原情”、“草原歌”、“多彩民族”等为单元,以“民族文学与电影”为主题,放映21部优秀的民族题材影片。参加此次展映的影片分别从多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彝族、回族、壮族、羌族、侗族、回族、苗族、藏族、鄂伦春族、蒙古族等12个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这是第二届北京民族电影展的活动内容之一。

由北京市民委和北京市广电局共同主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民族电影展已连续举办两届,展映国产影片160部,已经成为颇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品牌活动,受到美国、法国和日本电影节的邀请。

在北京民族电影展举办期间,举行了多场民族题材电影的展映活动,开办了各种论坛。其中在首都高校举办的多场“北京民族电影展论坛”,对民族电影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研讨。

这是一个新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要大力推动这样一个专项电影展的举办,北京民族电影展组委会主席牛颂和副主席饶曙光都有清醒的思路和坚定的信念。

“我们最早申请办民族电影展的时候,有保护的想法。我们确实感到,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一批深刻的民族电影,但这并非一个市场现象,而是一个文化现象,尽管他们有的还有很大的艺术提升空间,但他们反映了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少数民族艺术家的文化自觉”,牛颂说,在筹办电影节的过程中,他们越发感到了这些作品的震撼力,把这些电影的出现称为“一个新的文化现象”。

所以,今年电影展主题就叫“新文化电影展”。

“为什么既不叫少数民族电影,也不叫民族电影?因为新世纪电影,在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上又上了一个台阶。虽然在院线中见不到,但是它们在国际上得奖很多,很受欢迎。中华文化的底蕴、底色和底气,在新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中日益鲜明地体现出来。这些影片很少受到西方商业电影模式的负面影响,表现出对电影更崇高目标的执著追求,在应对电影市场的初级阶段和在产业化道路的探索中,坚定地守护人类文化的尊严和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新作品继承了少数民族电影黄

金年代的优质传统,同时又鲜明地体现了新时代的新文化元素和精神气象,反映出各族人民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自觉、自尊和自信。”牛颂说,办了电影展以后,他对少数民族电影更有信心了,因为在大量的研讨会上,专家们不但非常推崇电影展的办法,而且认为,在民族电影中有希望出现能和好莱坞抗衡的、反映中国精神、国家形象价值观的,能够与世界交流的影片。

主持“北京民族电影展论坛”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表示,所谓新文化电影,推崇电影的文化品格,反映不同民族生活的多样性,推崇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独特的人性美。电影以新的眼光关照民族文化遗产,呈现出人与自然等世界性的电影主题。尽管在当前的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背景下,新文化电影看起来还比较滞弱,但是它的发展潜力,它所蕴含的文化、艺术的能量,显然是巨大的。

李道新说:“事实上,以当代新文化电影为主题标示的民族电影,应该是中国电影继武侠片、功夫片之后走向世界的一种新的可能。”

民族电影需要人文关怀 和产业关怀的平台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北京民族电影展组委会副主席饶曙光看来,民族电影急需一个推广平台:“今年2月,中美达成了共识,每年要增加14部好莱坞电影,同时分成也从13%提高到25%,这对电影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我希望我们中国电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一个健康和多元的发展,而这种多元当中民族电影是一个瑰宝,是不可缺失的。其实现在世界更希望看到我们的民族电影,在走向世界电影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民族电影很可能是一个亮点。”

饶曙光说,“一直以来,我们都呼吁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的艺术院线,探讨了20年,但是现在都还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中国电影资料馆想做一个尝试,我们定了三大板块:民族电影、儿童电影、青年导演的电影,尽管这些电影在整个电影中处于相对弱势,但是它对于我们整个电影的多元性发展和展示,都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中国电影现在在产业上面临着冲击,民族电影更应该有人文关怀和产业关怀的平台。”

牛颂认为,按照电影发展的规律,当产品达到一定量的时候,会产生市场的细分,会出现艺术院线。艺术电影之所以在国

外很火,但在国内很冷清,正是因为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还不具备建立艺术院线的条件,“所以我们致力于首先在北京促成一个院线的出现,或者我们可以叫特色院线,培养我们的观众,同时也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推广这些优秀的电影。”

牛颂说,目前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已经成为了艺术电影的平台,而且原创性很强,“现在的商业电影,90%以上都不是原创的,而少数民族题材影片,90%以上都是很原创的,出现了很多具有世界性主题的电影,给观众很深的震撼。像《季风中的马》,和欧洲经历过游牧民族的广大观众发生强烈共鸣,卖到了40多个国家;像《碧罗雪山》,得奖无数,它的主题也是世界性的。很多电影学院的资深教授认为,这些电影已经站在了世界电影前沿,如果有钱,一点都不输给大片。但我们的电影产业还落后,特别是电影特技相当落后。所以我们觉得,要宣传他们,更要引导他们面向市场。”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是关键

谈到目前少数民族电影的问题,牛颂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是关键。他表示,北京民族电影展在国际电影节中的传播能力、国际性、专业性的水平不断提高,但文学界、电影界、评论界联系还较少,缺乏交流,在文学创作和电影剧本以及相应的评论供稿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链条,导致有些导演找不到优秀的剧本,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能拍摄成好的影视作品。为此,北京民族电影展将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为了扶持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影视文学作品,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组委会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日前联合发布了“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影视文学剧本遴选活动启事”。

在首都高校举行的论坛活动上,上千名学生也在关注民族电影、讨论民族电影、思考民族电影,在学生们的发言中,有理性地思考与分析,更充满了深情和期待。一位学生甚至朗读了一首自己写的长诗,表达她对观看民族电影后的感动与理解。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生李阳说,我对民族电影的前景并不悲观,因为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当一个社会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作为一个有社会属性的人,他的精神诉求会强烈地表达出来。我想到那个时候,以民族文化为特征的少数民族电影自然而然会迎来一个春天。

本报讯 国家民委日前在京举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成就”新闻发布会,国家民委副主任丹珠昂奔指出,在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丹珠昂奔表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有利于维护和发展文化多样性、增强中华文化的生机与活力,有利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新世纪以来,中国进一步加大了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力度,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制保障和政策扶持,加大资金投入,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

丹珠昂奔介绍了新世纪以来我国采取的5大重要举措,进一步加大了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力度。这些重要举措包括:强化法制保障,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实施规划引导,国家“十一五”“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加大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强政策扶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事业等;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广播电视台村村通、乡镇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加强人才培养,把培养少数民族文艺人才作为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根本。

丹珠昂奔谈到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目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对少数民族事业的基本投入不足,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不完善。这些问题,有些是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的,也有一些是属于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很多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专业的人才缺乏;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品,尤其是高质量的作品供应不足;少数民族文化机构还缺乏活力,竞争力不强。丹珠昂奔直言,这些特殊困难和突出问题假如长期得不到解决,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会长期滞后,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地消失,将对少数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形成巨大的冲击,对于中国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优势形成巨大冲击,对中华文明的生机和活力形成巨大冲击。所以要高度重视,妥善应对。

丹珠昂奔指出,推进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要把握好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源优势,鼓励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多样化发展;要确定重点发展的文化产业门类,推出一批具有战略性、引导性和带动性的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建设一批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园区或基地,在重点领域取得跨越式的发展。

发布会上,丹珠昂奔详细介绍了将于今年6月在京举办的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突出特点。他说,相比往届会演,本届会演节目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既有历史题材,也有现代题材,还有儿童剧。与上届相比,现代题材作品明显增多。从艺术种类看,既有传统的歌舞、戏曲,还有交响乐、杂技等,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参演剧目的思想性、艺术性普遍较高,不少参演剧目是由少数民族本土的、基层的文艺工作者担纲,民族特色浓郁,地域特色鲜明,生活气息浓烈。而且本届会演实现了全家福,包括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政和港澳台都有节目参演。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 成就斐然

他们是少数民族电影的坚守者



巴音:拍艺术电影的人就是要坚守

《斯琴杭茹》的导演巴音是标准的蒙古族牧民出身,刚进上戏的时候还不会说汉语,因为长相和民族的原因,演了很多草原戏。但当他把熟悉的牧民生活说成汉语后,觉得特别的别扭。而他要当导演,就是因为看了很多打着蒙古草原题材的旗号但实际上离草原很远的影片,这些影片的表面化体现在服装、道具、语言等各个方面。

拍《斯琴杭茹》的时候,他没有钱,亲戚、朋友、乡亲们一百地帮他凑到一个外景地,第一个院子他选了两个姐姐家里,到后来走的时候,姐姐还都给了他500元钱。大家觉得他太辛苦,但在巴音看来,拍艺术电影的人就是要坚守。

因为巴音学的是表演专业,当导演的时候,对演员的表演把握就比较准确。所以拍《斯琴杭茹》,他请的好多都是非专业演员,因为觉得非专业演员有一种自然的东西在里边。他认为非专业演员适合拍艺术电影,“他们身上那些自然的东西特别感人”。

谢飞:拍民族电影,就要安于清贫

从《黑骏马》到《益西卓玛》,可以看到谢飞导演对少数民族的深情与关切。到今天,谢飞拍了9部电影,其中有5部都是少数民族题材。但谢飞并非刻意而为,在他的眼中,故事片就跟文学一样,就是写人生、写人性、写社会、写历史。如果遇到了好的剧本或者小说,能够达到共鸣,他就选择它。

拍《益西卓玛》,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去了西藏,藏族的文化和地貌非常强烈地感染了他。他一直想,要找一个好的剧本,把藏族文化的精华表现给观众。经过了多年的寻找,终于找到了扎西达娃的一篇短篇小说。改这个剧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为此他前后去过7次西藏。

剧本的每一稿,他都请人提意见,因为他觉得,对少数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一定要尊重。

戏拍完了以后,他修改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好,这个戏很多内容是我加的,而我是个外族人,并不真正地

了解他们。但扎西达娃的写作太简单,我让他加长,他说没法加了,于是好多情节只好我自己加,我加了以后,自己也后悔,我觉得终究我还是藏族人,我不那么了解普通藏族人,想出来的点子是有点一厢情愿的。”

所以后来谢飞在学校反复呼吁,应该招各个民族的编导、摄录主创人员,要培养有文化的少数民族的创造者,他们才能拍出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电影。

谈到艺术电影的市场,他认为还是要走低成本,因为高票房不现实,像《陶姐》这样拍得非常朴实的电影的票房,大概是刘德华大力宣传的功劳。这样一个电影达到这个票房,不是我们其他人可以模仿的。”

他认为,拍艺术电影、拍民族电影的人,一要提高质量,二要安于清贫,“不要老想轰动啊,一下挣很多钱,甚至在国外获什么大奖,而是要扎实拍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认为短期内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得大奖的可能性很少。贾樟柯去年在戛纳当评委,说现在的中国电影的观念跟世界的观念差得太大。我们认为非常正确的思想和伟大的东西,人家根本就不接受。”谢飞认为,电影工作者要不断地学习,当认识与观念已经跟世界同步了,才可能出现一些好东西。

杨蕊:电影表达内心关照下的民族生活

影片《毕摩纪》讲述的是彝族毕摩的故事,而导演杨蕊是回族。影片的拍摄源于当年杨蕊跟拍一位彝族的歌手、山鹰组合的一名主唱,歌手的纪录片没有拍下去,杨蕊反而进入了彝族的音乐线索——毕摩。毕摩是彝族经史子集的传承者,她的影片开启了另外一个文化的体系,这里有招魂毕摩、咒人毕摩、村官毕摩。

看了电影,很多人觉得叙述方式有点费解,杨蕊认为,她对《毕摩纪》做的是一个诗化的处理,并没有界定它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影片中三种不同类型的毕摩,其实是三种高度戏剧化的象征,善性毕摩可能代表一种神性,咒人毕摩可能代表鬼性,村官毕摩可能代表一种人性,就是世俗性。人性、鬼性和世俗性可能都是在我们身上同时具备的,所以你可以说他们都是毕摩,也可以说是他们是我们内心人性的几个分身,这几个分身同时又带有自己的矛盾和痛苦。通常我们习惯西方戏剧式的单线式的叙述方式,但是这个电影是以中国式的散文诗的形式进行叙述的。”

在杨蕊看来,外族导演拍摄的民族电影具有它者性,“因为你无论如何对民族题材感兴趣,都不能够代表这个民族本身,只能是跟这个民族之间的一种对话的关系。这样的一部关于民族的电影里面,当地的风土人情只是作为一些影象资料,表达的还是作者内心关照下的民族生活。”(明江)